阅读故乡

家乡的新年

♣贺敬涛

一年四季，冬天的乡村是静寂的、冷清的。

仿佛一夜之间，村子就热闹起来，空荡荡的乡村被喧闹挤得满满当当。

阳春三月耕地的时候不见踪影，焦麦炸豆的收割季节，也仅仅打回了几张钞票的外出打工的游子们，像远飞的候鸟，扑棱棱带着满身风尘飞回了村子。

其实，一进腊月，游子们手机里出现最多的词就是："回家，回家。""车票，车票。"是啊，"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瞟一眼熟悉而陌生的城市，扛起大包小包，嘴里叼着车票，排着长队，挤呀挤，满身臭汗，接着被人猛地推进咣咣当当的火车，轰轰隆隆地就奔驰在回家的路上了。

这时候，乡村的语音是驳杂的，那些本应袅袅飘在乡村的纯正乡音，正被江苏、广州、温州地方话挤得变了形，怪声怪气，更有浓重的"二普通"在横冲直撞，一时间各种语音大杂烩。最看不惯的是老年人，那些跟在自己屁股后面，奶声奶气喊爷爷的小子，咋就变了呢？老人说话的声音很高，一是年纪大了，听力重；二是高声说话是乡村人的习惯，"二妮，回来没有？""回了。泥鳅回没？""回了，去同学家喝酒去哩！"

花花绿绿、很时尚、很夸张的服装正飘动在村子里，握手、递烟、互相留手机号，谈论着城市、工资、朋友、网络，以及听不懂、弄不明白的东西，夸张地跷起指头弹着烟灰，踢着若有若无的皮鞋上的泥土，然后背过身子打喷嚏，抬头看天，嘟哝着村子的天太冷，其实，天不冷，是衣服穿得太少，也没有泥巴。

二爷使劲地挥了挥拐杖，把地捣得咚咚直响，真想教训一下这帮小子，可他迈不动老腿，张不开跑风的老嘴，二爷更看不惯那个小名叫狗子、大名叫啥李国兴的，出去两年，每年都带回个女孩子，啧啧，那女孩子，金黄色的头发，紧身裤外又穿个皮裤衩，小屁股紧紧绷绷的，天哪，哪像件衣服哩！

村子空场上，几个老头正在炫耀儿子、女儿给新买的手机，老王头新穿了件皮尤，头上还扣了一顶过去地主才戴的瓜皮帽，很精神、很滑稽。

满村子里疯跑着的小孩子们，全换了行头，新褂子、新裤子、新帽子、新鞋，手里拿着新玩具，在狂奔、在喊叫，弄脏了新衣服、跑歪了新帽子、跑飞了新鞋子，却啊啊地高兴地叫着，把那鞭炮点燃了高高抛在空中叭叭震天响，惊得麻雀儿落在树枝头，滴溜溜地转着小眼睛，倏地又惊恐地飞起。

村东头，赵光棍正被三个儿子拉着看宅基地，赵光棍36岁没了婆娘，一个人带着三个儿子，又当娘又当爹，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孩子带大。三个儿子看见二爷大声喊起来："二爷，俺们想给爹盖新房，再给爹寻个老伴，你看这张盖房图纸，行不？"

家家户户的大门上，早贴上了红通通的大副对联，新买的摩托嘀嘀地在村子绕过，谁家的灰狗、黑狗瞪着眼睛、伸长了脖子、威风凛凛可劲地叫。

远处，一阵鞭炮声轰轰隆隆地荡过来，近处，又一阵鞭炮声震耳欲聋地荡过去，一阵又一阵，像波浪，此起彼伏，飞起的鞭炮碎屑悠悠地飞开去，轻轻飘落在树的枝枝丫丫上，细细看去，呀，不知什么时候枝头上已探头探脑地露出了许多的小叶芽。

春天，就这样悄悄地来到了热热闹闹的乡村。

灯下漫笔

最是乡村守岁时

♣宋子牛

记忆里，儿时的我们在乡下过年，大红对联，声声鞭炮，腾空烟花，还有丰盛的年夜饭，满兜的花生、瓜子、水果糖，不多的压岁钱，到处弥漫的欢声笑语，这一切，涂染成除夕守岁的浓墨重彩。

守岁就是除夕夜里不睡觉，也叫熬年，是春节的一个十分隆重的习俗。

清代著名文学家赵翼有首守岁诗："珠影摇红焰尚明，寒深知己积琼英。老夫冒冷披忘起，要听雄鸡第一声。"在灯火通明花团锦簇的除夕夜，不顾85岁高龄，仍坚持守岁，为的是听第一声雄鸡报晓。人老诗未老，充满昂扬之气。古代年长者守岁有辞旧迎新、珍爱光阴之意。年轻人守岁是为父母祈福、延年益寿。魏晋时已成习俗，有馈岁、分岁、守岁之说。"相邀守岁阿戎家，蜡炬传红向碧纱；三十六旬都浪过，偏从此夜惜年华。"表达惜别如梭岁月，寄寓新年美好的愿景。汉代以降，除夕晚上家家都会男女老少聚在一起守岁。唐太宗李世民也有"守岁"诗句，"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写的是寒去春来的真切感受。"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孟浩然的诗句写出了除夕人不寐的盛况。

我们老家农村，对守岁极为重视，从年夜饭开始便忙活着张罗。母亲做了一桌子好菜，大多是她老人家动手油炸煎炒的，有莲荚、豆腐块、萝卜丁、炸丸子、素鸡饼、金针菜、海带丝之类。鸡是自家养的，平时鸡子、鸡蛋攒着卖钱筹学费，这时也都上了餐桌。最解馋的还是只有过年才舍得花钱买的大肉、牛羊肉、鱼虾等。更有一笸箩的杂面馍、菜包子、白面馒头，早已包好冻在屋外箅子上的饺子。围炉守岁诚大事，莫忘纸钱敬先人。动筷之前自然要摆上供果，先敬祖宗牌位，牌位是傍晚父亲带上香火从祖茔请回，磕头后恭恭敬敬安放在供桌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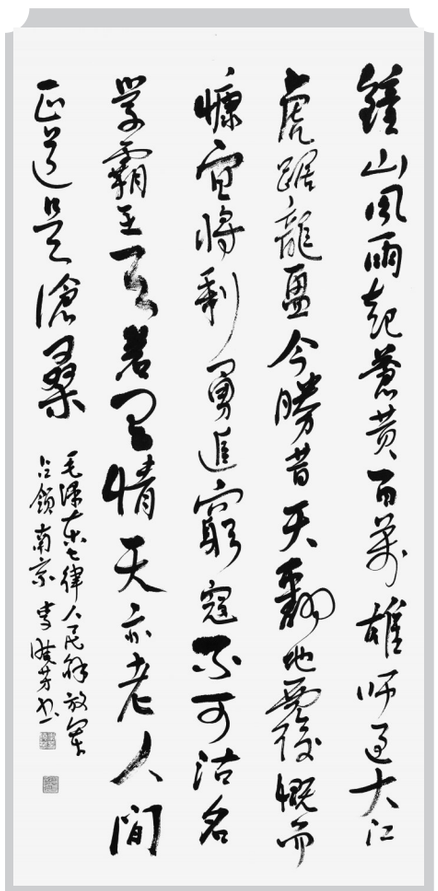
点燃三千响的爆竹，敬罢祖宗天地，一家老小围坐在堂屋大饭桌旁，开始了热闹的团圆饭。红烛生辉饭菜飘香，互敬互爱共叙天伦。馋嘴的孩子一边大快朵颐，一边不时地溜出去燃放几个小花炮。父亲叔叔喝了几盅老白干，脸上有了酡红，话更稠了。一家人喜气洋洋，脸上写满了幸福。团圆饭的鱼意味年年有余，如果小孩不小心打碎了碗，大人并不责怪，会说"岁岁平安"。话年成说丰歉，念亲友敬老人，父慈子孝，笑语连连。所有的辛劳，此时都化作了喜悦与期盼。

烛影摇曳，红联生辉。血脉亲情、家族绵延，在守岁的庄重仪式感中得以升华。这顿饭吃得慢而温馨，掌灯时分一直吃到深夜。茶点瓜果放满一桌，苹果是少不了的，叫作"平平安安"。出门在外的人，千里万里，雨雪载道，都会急着往家赶。白居易《客中守岁》有"故园今夜里，应念未归人"，想到为生计忙碌的"未归人"，虽感慨却也无奈。现在的"春运"则善解人意，千方百计帮人们实现守岁的愿望。

吃过团圆饭，穿上母亲缝制的新衣服，揣上大人给的压岁钱，孩子们兴高采烈，别提多精神了。我跟着父亲搬备好的劈柴，准备烤火驱寒。夜深时，他朝院门外扔了三个"大雷子"，炸响后便关了大门，还在地上横一根木棍，说这样"财不外流"。然后便坐回屋内火堆旁，一家人继续守岁。那时没有电视，更没有"春晚"，在红红的、暖暖的夜色里，我们小孩子眼皮打起了架，便揣着一腔兴奋进入甜蜜梦乡。

春宵中，突然响起的不是雄鸡的第一声鸣叫，不知哪家早起，燃放了大年初一的第一挂鞭炮，把我的睡意赶跑了。天尚早，夜未央，闻炮而起，赶紧循着硝烟味，跑去捡拾"落焓炮"。也总能碰到邻家半大小子，大家不约而同，比着谁拾的哑炮多。有时也有小事故，刚想去捡炮又响了，吓人一跳。曙色将晓，鞭炮声也渐高渐浓，此起彼伏，噼里啪啦爆响个不停。绯红的纸屑如蜡梅的笑靥，薄雾飘着饺子的馨香，还有热情的拜年声，蔓延在村庄上空。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除夕守岁是一场先家庭后集体的大众狂欢，也是父老乡亲的不眠之夜。"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爆竹声中东方红霞升起，拜年的人们相互拱身作揖。春光朗照，普天同庆，乡亲们迎来了一个新的播种希望的春天。



钟山风雨起苍黄（书法） 李晓芳

独赏幽处神自逸（国画） 白金尧

新书架

《给快节奏时代的简单哲学》用简单的哲学 看懂复杂的世界

♣阿兰

你以为哲学是什么？不切实际，曲高和寡？晦涩难解，枯燥无味？哲学并没有那么高深莫测，它远比我们想象中更贴近我们的生活，甚至与我们的幸福、伦理、道德、权力、爱与未来都息息相关。哲学关注的问题就是人类自身关注的问题，哲学的思考方式就是科学发展的思考方式。所以很多领域都能见到哲学的身影，比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思想家孔子……他们也同样被世人称为哲学家。

该书作为"哲学入门指南"，以主题为线索展开，其中所涵盖涉及的关键概念和知识领域，对人类的思想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你可以把这本书当作"试吃菜单"，它提供了不同主题的哲学美味。既可以让你对哲学有全面的了解，又能让你找出自己的兴趣点。按图索骥，找到你喜欢的哲学版块。

该书作者精选了30多种哲学理论，汇集柏拉图、圣·托马斯、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60多位哲学巨匠的思想精髓，采用分析对照、叙议结合的方式，严谨又不失风趣地让抽象晦涩的哲学知识变得简单易懂。帮助大众运用哲学思维，拓展认知边界，审视真实自己，塑造有趣灵魂，找到人生方向。

诗路放歌

回家过年

♣黄官品

腊月年关，喧嚣沸腾的都市
突生些许空旷与荒芜
剃光头的街巷
谁的脑门皱成一封回家的书信
如期而至的
还有无法躲过的诺言

藏在匆匆脚步中的梦呓
行囊空空装着的脑袋
从昨夜明天滚出来的大石头
迎面砸倒自己
砸向飞速而来的高铁
无法描述的局面
沿着訇然而去的铁轨，铺展开来

系在腰间的那条麻布口袋
没舔过这座城市的一滴油水
满面蒙尘身体的味道
装着田野芬芳的记忆
家家户户屋檐下
大红的春联，威武的门神
噼里啪啦响起的爆竹声
让你瞬间忘了
在外捉襟见肘的难堪脸面

一阵阵无处栖身的寒风
一场场无心过年的冰雪
吹着飘过站台心里慌张的大挂钟
在所有外出人的心底
滴答滴答敲打着一年的工钱
凑足路费，坐上高铁
不等天亮，就到了云和月的故乡

晨曦中曾耕种过的土地
村口那棵拴牛的老梨树
房前那棵腮红的梅
踏进家门喊一声"娘——"
端起一碗酒来
连说一句话都是多余的
唯独回家过年，不能缺席

小小说

年 关

♣侯发山

风从门缝里溜进来，"飕飕飕"，直往人的脸上扑、怀里钻。一家老小虽然都缩着膀子把自己藏在被窝里，还是给冻得瑟瑟发抖，仔细听，还能听到牙齿在打架。寒冬腊月，屋子里没有生火；如果把被子挂起来，稀薄得能看出人影。隐约传来远处炸响的鞭炮，过年的味浓了，更衬托出家里的冷清。

儿子福来不时瞄一眼冰冷的灶台，似乎期待着奇迹发生，期待着灶膛燃起来，期待灶台上有温热的饭菜，也只是温热，喷香都是奢望。

不只是福来，康群山，还有他的老婆，小女儿麦香，虽说都躺在炕上，一个个都睁大着眼睛，没有一点睡意，大白天不是睡觉的时间，这是其一，除了冷还有饿，哪能睡得着？今年春上天旱，麦子连种子都没收回；到了秋天有雨了，却大得吓人，像是老天爷的水缸漏了，把庄稼给毁得一塌糊涂，种一葫芦连两瓢也没收够，颗粒无收。

福来吸溜了一下鼻子，似乎闻到了邻居家传来的饭菜的香味，忍不住说道："爹，我饿。"康群山刚想骂句"饿死鬼托生"的，听到麦香说"我也饿"，他就把话咽了回去。

老婆说："要不，你去康百万家借点？"康群山叹口气，说："今年已经借了康家八两银子、六斗麦子，一文一两都没还，咋再去张口呢？"

老婆又说："每逢遭年馑，康家都要施舍粥棚，要不，我带孩子们去看看？"康群山说："今年是大年三十，人家不过年？这时候去，怕是不妥啊。"

这时候，忽然听到拍打柴门的声音，"扑嗒，扑嗒"，随着这声音，还有人在叫："山哥，在家吗？日头都晒住屁股了还不起来。"

康群山不情愿地从被窝里爬起来，掩了掩衣襟，走过去打开了柴门——原来是偃师掏烟囱的驼子。因为他常年游街串村掏烟囱，把背都弄驼了，大伙儿就叫他驼子，倒不记得他姓啥叫啥了。

康群山咂吧了几下嘴，说："驼子，今年俺家不掏烟囱。"腊月二十三那天，他自己掏过了，通畅着呢。驼子痞着脸说："屁话，你家烟囱都不冒烟了，这不是堵了是啥？"

"……"康群山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若搁往年，这一天正是灶火忙碌的时候，除了洗洗涮涮，蒸包子、炸果子、炖猪肉、烧豆腐，从早忙到晚，吃罢年夜饭才消停。今年他家烟囱不冒烟，不是堵了，是根本就没生火，哪来的烟？若是生火，一是浪费柴火，二是面缸都见底了，没米下锅啊。

驼子没去看康群山的脸色，只顾瞅着烟囱说："山哥，若是掏出东西，你该付费付费；若是烟囱里没有东西，我拍拍屁股走人还不中？"

话说到这份上，康群山没有拒绝的理由。

驼子放下了鼓囊囊的背包，开始忙活。他让康群山回屋暖和，自己爬到了康家的屋顶，去检查烟囱的出口。康群山没有回屋，缩着膀子，站在院子里瞅着驼子折腾。驼子是给自己干活的，人家都不怕冷，自己怕冷?!

也只是一袋烟的工夫，只听驼子叫道："山哥，烟囱里还真有东西，怪不得不冒烟呢。"说着话，驼子从烟道里掏出一个小包裹。

连老鼠都不来他家光顾了，怎么会有东西呢？不像是老鼠所为啊。康群山心里咯噔了一下，紧接着，又咯噔了一下，咋给人家驼子报酬呢？一时间，康群山愁上加愁，上吊的心思都有了。

驼子猴子一样从房顶上出溜下来，也不征求康群山的意见，自作主张把那个小包裹打开了。

包裹打开的一瞬间，驼子和康群山两个人都惊呆了，原来小包裹里包的不是破衣烂衫，而是一兜碎银子！

驼子查了查，不多不少，整整十两！

"山哥，这下你可过个肥年了……我拿走两文，算是报酬。"不管康群山是否同意，驼子拣起两枚铜钱，背起工具包，乐颠颠地走了。

等到驼子走后，康群山才回过神来，明白自己不是在做梦。

康群山带上银子出门采购年货的时候，得知整个康店村，凡是跟他家一样情况的，驼子都去掏烟囱了，让人惊奇的是，他们的烟囱里也都藏有十两银子！

当天晌午，站在邙山岭的康百万，看到整个康店村家家户户的烟囱都袅出了烟，他的脸上漾出了笑意，对身边的驼子说："好，你也回家过年吧……明年的年关你还来。"

驼子接过康百万给他的赏金，笑呵呵地走了。

连 载

徵茹一咬牙，点头道："文小姐莫再取笑，我自然是没什么退路的。"

惠葳脸色微变，一边啜着茶，一边感慨道："那就——有些委屈你的Eva了。"又微微冷笑，道："这就不要她了吗？也罢，男人都是这么无耻。"说完，她便沉默起来，直到散场再也没有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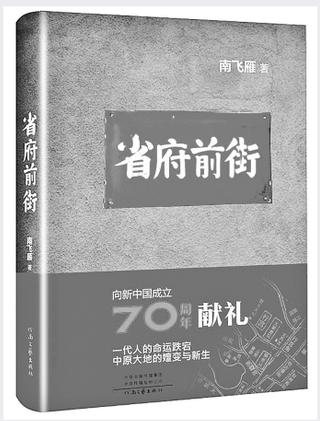
过不两天，圣衍打电报给徵茹，电文曰：婚事谈毕，速回。徵茹看过电文，又低头看着桌上的信，一时间百感交集。信是给金小姐的，几易其稿，刚刚写完。信上措辞斟酌良久，哀婉而有分寸，决绝又不薄情。纵然再被惠葳看到，也不至于让她瞧不起。多年之后，徵茹偶然读到一首诗，其中有"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一句，当年给金小姐写诀别信的场景便油然浮现在眼前。又过两月，正是沈、文两家议定的吉日，徵茹和惠葳在郑县完婚。婚礼那天，婚宴办了两场，中午一场是旧式的，来的是沈家的亲友故交；晚上一场是西式的，特意从开封的美美番菜馆请来了意籍大厨，喜宴就设在沈宅，招待徵茹和惠葳遍及全国的同学同年们。也幸亏郑县守着平汉、陇海两条铁路，不然往来还真不便利。惠葳是在上海读的女中，同学自然都是女的，此番或是呼朋引伴，或是携家带口，来了不少。西式婚礼本就热闹，在场的又都是年轻人，比起中午礼节烦琐要轻松很多。惠葳时年十九岁，虽不是同学里第一个结婚的，却也是靠前的几个，而且年纪算小的，所以好几个女同学都拿她起哄，怂恿她和徵茹报告恋爱经过。徵茹一肚子苦水哪里能讲，便笑着打哈哈，恨不能立刻宣布婚礼结束，惠葳倒是大大方方坐着，任女伴们撺掇嚣嚷，一会儿是笑眯眯看着她们，一会儿是笑眯眯看着徵茹，惹得女伴们不依不饶，非要她讲。到最后惠葳见实在躲不过，便站起来，笑道："你们就这么不给人家沈先生面子吗？真要如此的话，我就诵一首诗好了。是沈先生特意引Ralph Waldo Emerson的，名字叫作To Eva。"

席间一片惊愕唏嘘之声，一个圆脸的女孩子便嚷道："这也是奇了，是Emerson事先知道你叫Eva，还是你家沈先生特意找到的这一首？"

满座笑语不绝，掌声丛起，徵茹惊得差点跌在地上。只见惠葳款款站起，看着众人，开始了朗诵，最后把目光定在徵茹身上，只听得她清声朗朗道：

"Ah! Let me blameless gaze upon, features that seem at heart my own;nor fear those watchful sentinels, who charm the more their glance forbids,chaste-glowing, underneath their lids, with fire that draws while it repels."

夜半尽欢客散，早有沈家雇下的汽车马车候在门外，将客人一一送到旅馆去——旅馆是沈家自己的产业，特意停业三天，专门接待少东家少奶奶的客人。宾客们甫一离开，圣衍和周氏就差人传了话来，说天时太晚，不必过去请安了。惠葳觉得不妥，坚持跟徵茹去问安已毕，这才躬身退了出去。圣衍自是志得意满，忍不住道，毕竟是大家闺秀，尽管喝了些洋墨水，礼数还是懂的。周氏是儿子婚事的始作俑者，心中也是喜不自胜。徵茹和惠葳离开后宅正房，朝自己的新房走去。月色正好，两人一路上走得很慢，过一簇冬青之际，徵茹到底还是捉了惠葳的手，扣在掌心里。惠葳倒也不躲，任由他牵着，并排踟蹰向前。说来也怪，分明是院子里人少了，却比刚才宾客林立时还显得拥挤。夜穹也低得吓人，明月就在头上，仿佛伸手可触的样子。到处的树影花草间，似乎有数不清的小眼睛，一眨一眨，看着两人，而且视线越来越近，像是生生地把他们挤在一处。行了数步，徵茹停下来，道："今天那个女子，就是戴一副眼镜，脸圆圆的，跟你说什么来着？见你笑得很舒心。"



惠葳想了想，道："说起一个人，那人也是可笑得很，为了一个所谓买办的女儿，伤了另一个痴心的女子，到头来东床快婿也没做上，只好灰溜溜回原籍去了。"

"这倒真是可发一笑了。"徵茹微笑道，"我见你那些女同学，穿戴发式，大约都是京沪间最时兴的，确是比中原腹地得风气之先——你若是喜欢，不妨订些画报周刊的，平时解解闷也好。"

惠葳笑起来，道："这个我自然有门路，那些东西都是走火车的，陇海铁路上有文家租的厢位，每月两次走津浦路、沪宁路运货，捎点画报之类很方便。"

"文家的花生棉花里，放上几册画报周刊的，倒也是一景了。"

两人不觉都笑了起来，便继续前行。惠葳忽然道："开封往海外发邮件邮包，走的也是这班车。不然，我怎么能知道什么To Eva呢？"徵茹心里一动，便道："你洋名叫Eva吗？怎么从没听你说过。"惠葳狡黠一笑道："我刚看见的时候，也是要惊掉下巴的，世间哪有这么巧的事？难道她的洋名也是这个？"徵茹尴尬摇头道："自然不是——不过也难为你背得那么好。"惠葳低头喃喃道："能不背得好吗？翻来覆去看了那么多遍的。"说着，惠葳停下来，像在斟酌着什么，徵茹也停下，耐心地看着她，等她说出来。所谓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花，舟中看霞，月下看人。夜月之下，惠葳静静地立着，缓缓仰了脸，看着月亮，看得一双眼里月色撩人，却也不知不觉荡漾起了水痕。徵茹一怔，分明看见有两行泪，就那么从她眼里的月色中淌了下来，顺脸颊缓缓坠下，融入了更深的月色里。好半晌，惠葳方才扭过头，见他脸上又是认真，又是关切，不由得脱口而出道："怎么办？其实你不爱我，其实我也不爱你，偏偏你我就这样了。往后日子那么多，怎么办呢？你告诉我，怎么办呢？"

徵茹一时无语。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用尽手段瞒着金小姐的事，自以为得计，却被惠葳拿一封信拆穿了。而惠葳也用尽手段，又是截下他的信，又是逼他跟金小姐分手，到头却不得不嫁给他，做了沈太太。两人心里都有另一个人，或者说，都曾有另一个人，也都不知道这个人会留在心里多久。他们唯一知道的是，只有这个人走了，才会容得下面前的人。夜色正长，路却到了尽头。一阵挂着清凉月辉的夜风吹过，两人身子都是悚然一晃，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时，却发现已然站在了新房门口。